

高 序

志而曰异，明其不同于常也。然而圣人曰：“君子以同而异。”何耶？其义广矣、大矣。夫圣人之言，虽多主于人事，而吾谓三才之理，六经之文，诸圣之义，可一以贯之，则谓异之为义，即易之冒道，无不可也。夫人但知居仁由义，克己复礼，为善人君子矣；而陟降而在帝左右，祷祝而感召风雷，乃近于巫祝之说者，何耶？神禹创铸九鼎，而山海一经，复垂万世，岂上古圣人而喜语怪乎？抑争子虚乌有之赋心，而预为分道扬镳者地乎？后世拘墟之士，双瞳如豆，一叶迷山，目所不见，率以仲尼“不语”为辞，不知鸢飞石陨，是何人载笔尔也？倘概以左氏之诬蔽之，无异掩耳者高语无雷矣。引而伸之，即“闾阖九天，衣冠万国”之句，深山穷谷中人，亦以为欺我无疑也。余谓：欲读天下之奇书，须明天下之大道。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，吾人之所以为木铎也。然而天下有解人，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，皆足辅助令教化之所不及；而《诺皋》、《夷坚》，亦可与六经同功。苟非其人，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，而皆足以佐慝；如读南子之见，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；泥佛髻之往，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；不止《诗》、《书》发冢，《周官》资篡已也。

彼拘墟之士多疑者，其言则未尝不近于正也。一则疑曰：政教自堪治世，因果无乃渺茫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阴鹭上帝，幽有鬼神，亦圣人之言否乎？彼彭生窥面，申生语巫，武翌宫中，田蚡枕畔，九幽斧钺，严于王章多矣。而世人往往多疑者，以报应之或爽，诚有可疑。即如圣门之士，贤雋无多，德行四人，二者夭亡；一厄继母，几乎同于伯奇。天道愤愤，一至此乎？是非远洞三世，不足消释群憾。释迦马麦，袁盎人疮，亦安能知之？故非天道愤愤，人自愤愤故也。或曰：报应示戒可矣，妖邪不宜黜乎？曰：是也。然而天地大矣，无所不有；古今变矣，未可舟膠。人世不皆君子，阴曹反皆正人乎？岂夏姬谢世，便济共姜；荣公撒瑟，可参孤竹乎？有以知其必不然矣。且江河日下，人鬼颇同，不则幽冥之中，反是圣贤道场，日日唐虞三代，有是理乎？或又疑而且规之曰：异事，世固间有之矣，或亦不妨抵掌；而竟驰想天外，幻迹人区，无乃为《齐谐》滥觞乎？曰：是也。然子长

列传，不厌滑稽；卮言寓言，蒙庄嘴矢。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？仙人之议李郭也，固有遗憾久矣。而况勃窣文心，笔补造化，不止生花，且同炼石。佳狐佳鬼之奇俊也，降福既以孔皆，敦伦更复无教，人中大贤，犹有愧焉。是在解人不为法缚，不死句下可也。

夫中郎帐底，应饶子家之异味；邺侯架上，何须兔册之常论？余愿为婆娑艺林者，职调人之役焉。古人著书，其正也，则以天常民彝为则，使天下之人，听一事，如闻雷霆，奉一言，如亲日月。外此而书或奇也，则新鬼故鬼，鲁庙依稀；内蛇外蛇，郑门踟蹰，非尽矫诬也。倘尽以“不语”二字奉为金科，则萍实、商羊，獬羊、桔矢，但当摇首闭目而谢之足矣。然乎否耶？吾愿读书之士，揽此奇文，须深慧业，眼光如电，墙壁皆通，能知作者之意，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，则六经之义，三才之统，诸圣之衡，一一贯之。异而同者，忘其异焉可矣。不然，痴人每苦情深，入耳便多濡首。一字魂飞，心月之精灵冉冉；三生梦渺，牡丹之亭下依依。檀板动而忽来，桃筵遣而不去，君将为魍魉曹丘生，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？

康熙己未春日谷旦，紫霞道人高珩题

唐 序

谚有之云：“见橐驼谓马肿背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矣。夫人以目所见者为有，所不见者为无。曰，此其常也，倏有而倏无则怪之。至于草木之荣落，昆虫之变化，倏有倏无，又不之怪，而独于神龙则怪之。彼万窍之刁刁，百川之活活，无所持之而动，无所激之而鸣，岂非怪乎？又习而安焉。独至于鬼狐则怪之，至于人则又不怪。夫人，则亦谁持之而动，谁激之而鸣者乎？莫不曰：“我实为之。”夫我之所以为我者，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，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，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？夫闻见所及以为有，所不及以为无，其为闻见也几何矣。人之言曰：“有形，形者；有物，物者。”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，无物为物者。夫无形无物，则耳目穷矣，而不可谓之无也。有见蚊腹者，有不见泰山者；有闻蚊斗者，有不闻雷鸣者。见闻之不同者，盲瞽未可妄论也。自小儒为“人死如风火散”之说，而原始要终之道，不明于天下；于是所见者愈少，所怪者愈多，而“马肿背”之说昌行于天下。无可如何，辄以“孔子不语”之词了之，而齐谐志怪，虞初记异之编，疑之者参半矣。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，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，而谓《春秋》尽删怪神哉！

留仙蒲子，幼而颖异，长而特达，下笔风起云涌，能为载记之言。于制艺举业之暇，凡所见闻，辄为笔记，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。向得其一卷，辄为同人取去；今再得其一卷阅之。凡为余所习知者，十之三四，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，而与夏虫语冰也。余谓事无论常怪，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，故日食星陨，鸢飞鹄巢，石言龙斗，不可谓异；惟土木甲兵之不时，与乱臣贼子，乃为妖异耳。今观留仙所著，其论断大义，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，足以开物而成务；正如扬云《法言》，桓谭谓其必传矣。

康熙壬戌仲秋既望，豹岩樵史唐梦赉拜题

聊斋自志

披萝带荔，三闾氏^①感而为骚^②；牛鬼蛇神，长爪郎^③吟而成癖。自鸣天籁^④，不择好音，有由然矣。松^⑤落落秋萤之火，魑魅^⑥争光；逐逐野马之尘^⑦，罔两^⑧见笑。才非干宝^⑨，雅爱搜神；情类黄州^⑩，喜人谈鬼。闻则命笔，遂以成编。久之，四方同人，又以邮筒相寄，因而物以好聚，所积益夥^⑪。甚者：人非化外^⑫，事或奇于断发之乡^⑬；睫在眼前，怪有过于飞头之国^⑭。邈^⑮飞逸兴，狂固难辞；永托旷怀，痴且不讳。展如之人，得毋向我胡卢^⑯耶？然五父衢^⑰头，或涉滥听；而三生石^⑱上，颇悟前因。放纵之言，有未可概以人废者。

松悬弧^⑲时，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^⑳，偏袒入室，药膏如钱，圆粘乳际。寤

-
- ① 三闾氏——指屈原，战国时楚国诗人，曾官三闾大夫。
② 骚——即《离骚》，此指以《离骚》为代表的“楚辞文体”。
③ 长爪郎——指李贺，唐代诗人，喜欢以荒诞不经的鬼怪作为诗歌的题材。
④ 天籁(lài, 音赖)——泛指自然界声音。
⑤ 松——指作者本人。
⑥ 魑魅(chī mèi, 音痴妹)——传说中的山林妖怪。
⑦ 野马之尘——喻指污浊的现实社会。
⑧ 罔两(wǎng liǎng, 音网两)——即“魍魉”，传说中的怪物。
⑨ 干宝——东晋文学家，著有《搜神记》一书。
⑩ 黄州——指苏轼，宋代文学家，曾被贬谪黄州(今湖北黄冈县)。
⑪ 夥(huǒ, 音火)——通“伙”，多。
⑫ 化外——泛指中国封建统治所管辖不到的周边边远地区。
⑬ 断发之乡——泛指古代吴越地区(今江苏南部、浙江、福建一带)。
⑭ 飞头之国——传说中人头会飞的国家。
⑮ 邈(chuán, 音船)——快，瞬间。
⑯ 胡卢——笑声，此指嘲笑。
⑰ 五父衢(qú, 音渠)——原是春秋时鲁国都城中繁华街道，此泛指热闹之处。
⑱ 三生石——今杭州天竺寺后的山石，此泛指人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(“三世”，或“三生”)的因缘前定。
⑲ 悬弧时——指男孩出生时。
⑳ 瞿昙(qútán, 音渠谈)——和尚。

而松生，果符墨志。且也：少羸^①多病，长命不犹。门庭之凄寂，则冷淡如僧；笔墨之耕耘，则萧条似钵。每搔头自念：勿亦面壁人^②果是吾前身耶？盖有漏根因^③，未结人天之果^④；而随风荡堕，竟成藩溷^⑤之花。茫茫六道^⑥，何可谓无其理哉！独是子夜荧荧，灯昏欲蕊；萧斋瑟瑟，案冷疑冰。集腋为裘，妄续幽冥之录^⑦；浮白^⑧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^⑨；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！嗟乎！惊霜寒雀，抱树无温；吊^⑩月秋虫，偎阑自热。知我者，其在青林黑塞间^⑪乎！

康熙己未^⑫春日。

① 羸(léi, 音雷)——瘦弱。

② 面壁人——泛指和尚。

③ 漏根因——佛教用语：漏，烦恼；根、因，产生烦恼的根本原因。

④ 果——佛教用语，果报。

⑤ 藩溷(hùn, 音浑)——藩，篱笆；溷，粪坑。

⑥ 六道——佛教用语，指人在所谓的“天”、“人”、“阿修罗”、“饿鬼”、“畜牲”、“地狱”六道中生死轮回，永无休止。

⑦ 幽冥之录——即《幽冥录》，南朝宋刘义庆著。

⑧ 浮白——饮酒。

⑨ 孤愤之书——借《韩非子·孤愤》，喻自己的作品是发愤之作。

⑩ 吊——悲伤。

⑪ 青林黑塞间——指阴间。

⑫ 康熙己未——即公元1689年。

宮寧



羅刹海市



浙東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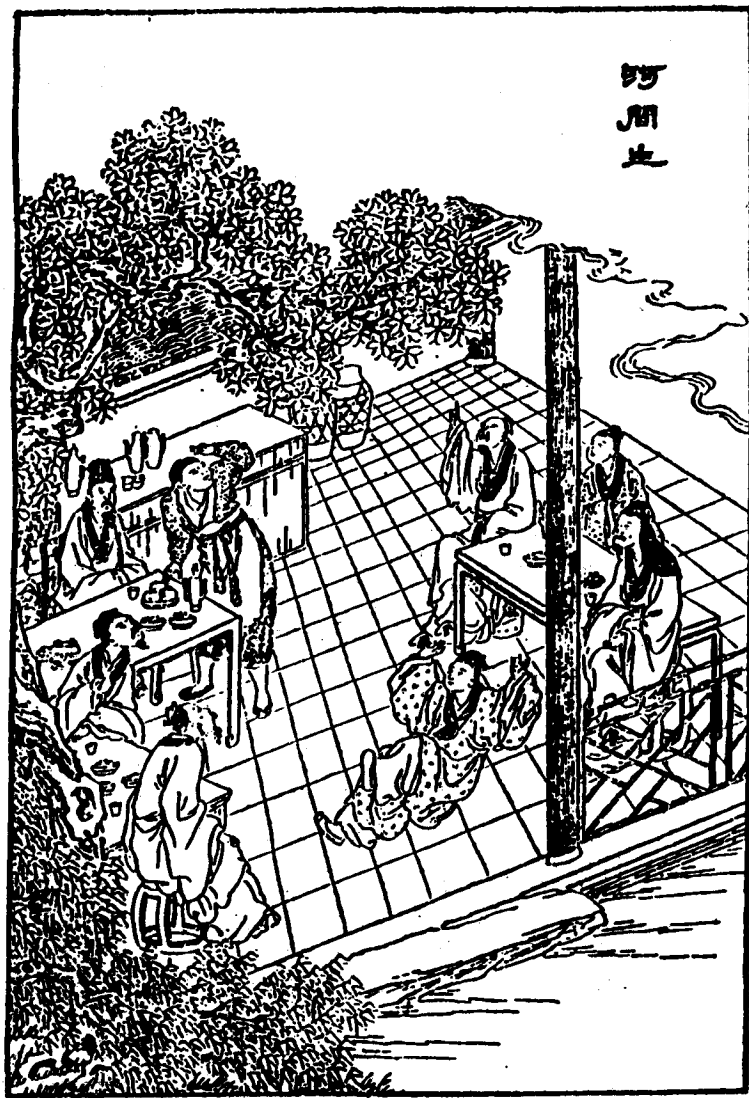
張
鴻
漸



乙陵盒



阿
周
生



進
進



白蓮教



陸
押
官



八大王



摩
狼



二 龍 局

